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邊防上

重與僧辨書一首

與高湝書一首

武皇帝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

徐陵

夫否終斯泰屯極則亨若日月之迴環猶陰陽之報復近者數鍾九厄王室中微聖主欽明還承寶運即是高祖武皇帝之孫世祖孝皇帝之子重光累聖㣲國承家天下生民孰不歸德賊勃不涯踈戚希篡帝圖信是奸

兇階茲禍亂自王宫再淪於醜逆虜馬四飲於江沲社稷阽危鑾輿幽辱勍身居列岳自御強兵高視趦趄坐觀成敗既而天維重綴國步還康翻畫凶圖更謀神器且其兵馬之任資於長昆方牧之權由於承聖操兄戈而斬姪藉國寵而弑君不忠不義莫斯爲甚比春初便遣大都督歐陽頠𢬵通鑑作蹉城主傅泰等兇徒數十遂到臨川吾奉承朝筭指畫戎畧樊滕耿賈戮力爭驅天地靈祇水陸開道獲傳泰不勞於一箭擒歐陽無待於尺

兵僞黨皆俘連城盡拔所收軍資不可稱筭去月十六日德州刺史陳法武等願憤迴戈仍梟兇豎一夫挺劒傳首上京萬里澄清人神慶躍彼豪門著姓典牧方州拘隔天朝亟離寒暑公私憤歎豈可爲懷令王道平夷理增懽忭朱明戒節比復何如軍士平安境內清謐吾以庸薄叨秉國鈞恒務牽纏諸有勞激自天數云否朝禍荐臻東夏崩騰西京蕩覆身惟許國任在勤王宣力皇家靡有寧歲一還京師保持鴻業四驅夷狄奪得江

左始則杜龕元惡張彪不恭據有泰稽連蹤巨震隨機
討掩觸向平夷叛臣任約徐嗣徽等屢引齊虜前年末
既踐京師江畔邊城皆爲戎戍賴貔貅騁力衛霍同心
殲厥胡夷不日清殄去年將夏傾國大來鐵騎八千許
匹甲士二十餘萬胡塵飛於北闕虜鼓震於南宮躬率
偏裨聊與挑戰虜便土崩瓦解投險赴坑大小皆擒鯨
鯢盡戮三江之上塞水無流千里之間伏屍相枕生獲
大都督蕭軌裴英起東方老李希光王敬寶等虜中驍

將唯此數人屢破關西之兵頻取淮右之地一朝俘斬無復孑遺遠邇敬欣華夷怖慴一作懼如聞彼虜稍是危亡尋命熊羆欲就征討方可以雷行趙魏電掃幽并混一車書勢在朝暮而侯瑱跋扈江川公私阻絶即平北賊仍事南征肉袒面縛歸首闕庭即爲申聞優其禮秩台儀不貶位遇兼常今所擒歐陽頠傳泰等莫不弘宥政爾授其兵馬處以榮禄坦然遊狎無介懐抱年號武平國即凊晏君之聞此寧不欣躍但昔縁王事遊踐貴

鄉日想山川依然舊識吾既忝荷朝私位逾台衮身持帝王之柄手握天下之圖故鄉如此誠為衣繡故人不見還同霄錦天涯藐藐地角悠悠言面無由一作因但以情企今者王猷帝載化被無垠浮海窮山罔不咸格狡竿負鼎馳步蒼龍崖穴丘園爭趨金馬君之才具信義登朝如戀本鄉不能遊宦門中子弟望遣來儀當為申聞各處榮祿深加將保念嗣音郵今遣某甲等使彼指此不多陳諱白

武皇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

前人

籍甚英風常懷眷屬封疆有限寤寐增勞辱此月九日告深慰情佇方秋尚熱體中何如戎帳艱辛無乃為弊吾以庸薄謬膺台鉉既荷先帝拔擢之恩兼蒙今主責成之寄政一作正以皇齊大德世紹和風方藉威靈庶平讐恥提携小國願預藩臣還詔哀矜許垂容納奉勑須質便遣入朝部下諸將哀吾誠節一兒一弟無所遺恡

立志立義無負上天但故丞相諸子及湛海珍等並依
勑旨馳遣渡江主上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鴻臚卿謝岐
等至和州與司馬行臺共爲盟誓而蕭軌等決信叛亡
苟相陵易鬱從東道馳至北郊既逼宮闈無容靜默兩
兩相對俱有損傷彼閑人馬因此奔散且置兵之地溝
澗且多退兵之時挍赴相積近遣張都來此具是行人
所見但廣陵建業纔隔一江戰場去岸不盈五里軍人
退散理反鄉家緣岸村人復有舟檝且蘆簰荻筏竟浦

浮江千百爲羣前後相繼吾又勒兵案甲不聽討捕若無恐懼並應安達假使在此不可更生至彼而殂差非吾過如其枉理必是興軍見伐於有道之人加兵於無罪之國若彼王師如此又是違盟后土皇天山川社稷察其怨語寧容相祐辱告承上黨殿下及疋婁領軍應來江右師出無名此是和義小之事大差無違禮彼之陵我自是乖言玄天所伐疋馬無違翻見怨尤一何非理若彼鬼神有知寧可斯背鬼神無知何用盟歃去歲

柳達摩等石頭天井連月亢陽三子纔降連冬大雪黃袍盡没白帳皆浮既因之以泥塗兼加之以疾疫蕭裴既退雲霧便除從爾以來稍成災旱定知衣冠之國禮樂相承天道不言不容都臧長江湫湫巨浪湯湯如鬬艦舟師詎有深利近梁山之戰即是前車蕪湖之役可為明鏡昔晉侯不能乘鄭馬趙將不能用楚兵一非水土難爲騁力揚州卑濕厥土塗泥如遇秋霖杳同江漢假令蚩尤重出白起還生控代馬而陵波躡胡靴而蹈

水終難逞效詎有成功六州勇士雖有百萬十姓豪傑徒勞千億不能爲患斷可知矣昔我平世天下乂安人不識於干戈時無聞於桴鼓故得兇人侯景濟我橫江天步中危實由忘戰自亂離已久人鮮用兵女子無愧於韓彭童兒不殊於衛霍吳鈎甚利蜀甲殊輕絜動風霜弩穿金石高樓大艦槩日月一作陵雲叱咤而起風雷吹噓如倒山嶽侯車騎三字一作停車駐馬非國家重將分陜上流近隔以邉塵時虧表疏王途既泰貢賦相望尋令子

弟侍奉京邑蕭太保龍驤於貴海王儀同虎視於洞庭若望高峰便當援袂何則凡諸將帥各護家鄉非直吾人獨憂宗社日者頻辱司馬行臺及諸公有告裴行臺當今方邵此諸賢莫非英傑其餘軍士悉是驍雄庸蜀氐羌之兵烏丸百虜之騎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何爲比吾陪薄相懸何惡十字疑諸君身名俱滅來告以細柳之軍踰於灞上吾恐今之趙括不及廉頗也近張舍人至始奉嚴勑朝廷遣劉叔經仍往啓聞願達丹誠用停王

赫伏計天慈理當懸照此身日月所鑒天地所明豈敢虛言欺望宸極足下既未知始末容有疑恠大軍多士希惠矜一作務弘量非此失時騰表疏幸停師旅已存盟信庶其小國永申藩禮天心無爽邇遐一同一作同知投筆悚慨不復多白陳諱頓首

與周冢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

前人

國有三慶民有四安所謂通和是由隣睦況周陳欵好

一紀于兹懐抱相期百世方逺濯爪之美久勑邉吏拾掾之尤想應無忽梁氏以漸水東為安湘小郡宜立巴州多歷年所此於荆部本包分界近得刺史符元舉啓稱蕭山歸忽遣杜元茂神僧訓等將率人馬蹦㴚潰疑衍一字涉漸便置城隍謀為侵軼適荷隣德合州見還不容今眷一作春顧仍縱蕭氏元舉累移論及翻相河漢更往研問便騁鋒鏑彼軍人恃勇遂致俘擒鬨此紛紜甚以驚歎其商奄餘孽才力甚微為暴邉城良憑大國但情均

忌器不可加兵便勑軍司以禮相放且前歲所大疆城本以南平等五郡輸𩰚貴朝至如安湘既屬巴郡幸承隣惠無候涉言放一作故下漸東唯如澧北政是標其大桶屬荆州之界耳彼此方申分好義絶規圖所貴唯和所重唯信夫以南平等郡地壙民豐雲夢之田楚王為寳吴當勁蜀晉拒强秦資彼山川並為州鎮朕若棄其仁義務廣封域寧容延歲並貢周朝今者和親巴固山岳而方謀尺寸之土用益蒹葭之地哉幸非竊疾相見

鑒谷江陵小寇旣爾虔劉前至之言或相誣罔一二因使人宇文平口具其懷耿耿故此相白陳諱頓首

與章司空昭達書　前人

君（一作名）白日聖朝受命天下廓清所餘殘兇唯有歐紇南通交愛比據衡疑兄弟叔姪盤阻川洞百越之責不供王府萬里之民不由國家明公受脤嚴冬持兵杪歲開冰踐露熇（一作炬）火宵行便屆含淮乃其神速未騁三略非勞六奇薄交旗鼓仍平醜類自太清之末永定以

來所闢疆界不過郡邑今茲赴捷一作接二十餘州若較此功庸方茲英力漢之馬援不能為擬吳之步騭故是相懸況孫處宗之叛徒正槌盪主耳公私慶快豈可而言且僕一子乜窮妖徒所制五嶺遐夐存亡不測玄懷飲淚破膽復全蒙荷英恩保其身命餘年仰戴何力能勝今遣主師某馳往稱慶徐君一作名呈

梁貞陽侯與王太尉僧辨書

前人

此篇移入六百七十七卷贈答門庶幾一事相次

今存其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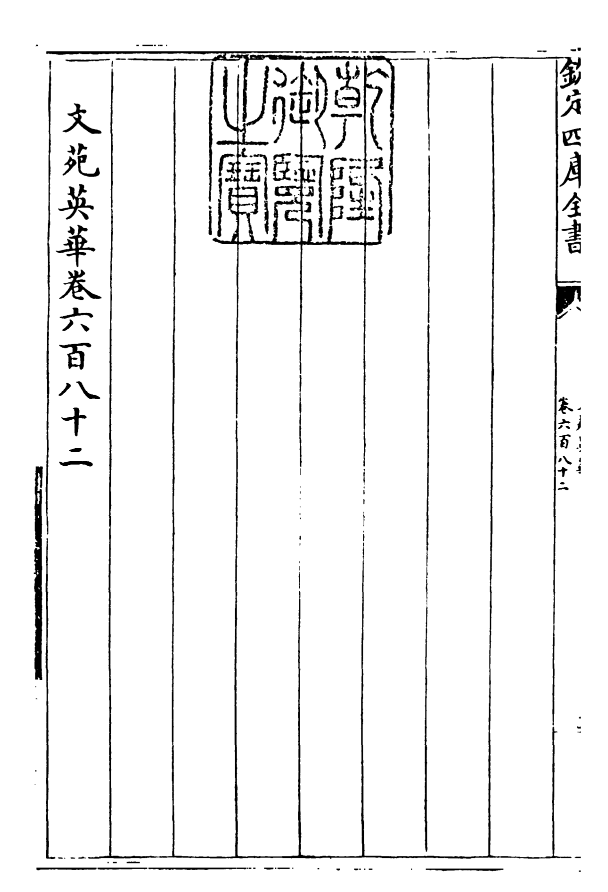
重與王僧辯書已見六百七十七卷

與高湝書　宇文憲

山川有間每深勞佇仲春戒節履納周書本傳作納履惟宜承始届兩河仍圖三魏本傳作位二者交戰想無虧德昔魏歷云季海内横流我太祖撫運乘時大庇黔首皇上嗣膺下武式隆景業興稽山之會緫盟津之師雷駭唐郊則

野無橫陣雲騰晉水則地靡嚴城襲偽之酋既犇竄於草澤竊號之長亦委命於旌門德義振於無垠威風被於有截彼朝宿將舊臣良家戚里俱升榮寵皆縻好爵是使臨漳之下効死爭驅營丘之前奮身畢命此豈唯人事抑亦天時宜訪之道路無俟傍說吾以不武任總元戎受命安邊路指幽冀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宣風導化皆荷來蘇足下高氏令王英風夙著古今成敗備諸懷抱豈不知一木不維大厦三諫可以逃身哉且殷微

去商佚服周代項伯背楚賜姓漢朝去此弗圖苟猶亡轍家破身殞為天下笑又足下諜者為佚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知以弱卒弊(本傳作項)甲欲抗堂堂之陣縈帶汚城冀保區區之命戰非上計無待于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佚終日所望知機也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三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瓆

謄録監生臣黄奕遐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邊防中

為高僕射與司馬消難書　盧思道

名曰一成雲雨再歷炎涼引領南望勞眷無已歲暮寒重想比勝宜羇泊水鄉無乃勤悴公居齊室家實元勲後入周朝爵窮上等富貴榮名時無與二西征南逝一作遊蓋不獲已且聖主欽於恩舊情期款到背冰之始曲憲申恩公之妻孥一無所問行李往來想宜知悉陳氏背盟負約事非一緒所以爰詔大將軍恭行天罰靈旗電掃師次江陽延首金陵但增翹注昔麗萌重獲漢主

宥其深辜魏洽張郃歸曹操魏洽未詳冄歸曹王棄其大㫖惜其才也今古如一醉飽之過顧不自疑兼齊氏王姬宛然在室諸子陸陸如何易忘門生故吏遍於京輔舊友密親擊鍾鼎食萬里飄然音塵不嗣眷言及此伊何可懐今元戎啓行易為去就承眷有素敢布腹心若使雙舸浮渡三叛獲俘函首長安悔無及也

為李密移郡縣書已見六百四十六卷　祖君彦

為李密與袁子幹書

久藉英風未由披覽其為眷佇夢想增勞寒勢轉嚴比當清吉久事昏朝無乃勤悴夫福善禍淫實上天之常道兼弱攻昧往哲之成規自昏狂嗣位棄德崇姦疲苦生民塗炭天下是以暴骨滿於原野積惡比於丘山莫不奮白旄而誅獨夫仗朱旗而勦二世孫為海內豪傑共推盟主百萬義師大會河洛因苦秦之衆乘厭紂之機共救蒼生大造區夏振玆長策濟此橫流義勇如雲林合響應東窮海岱南徹江淮三分宇宙二為我有公

早發風雲之志獨宣王佐之才理追寇鄧之名當慕韓彭之氣何乃頓爲殘賊迷復成凶竭力昏亂之朝盡節危亡之國同扶累卵如坐積薪靜言思之可爲長歎秦則楊熊李由並從顯戮晉則荀晞王浚悉見殲亡詎若微子去殷伊生歸亳檀榮寵於當年傳功名於後代知公素有赤誠思來歸義見機而作不容淹久今授公上柱國東平公告身隨送至宜撿納脫更遲疑必爲人制王世充自守西洛前後四度摧剪死在朝夕翹足可見

薛雄比從涿郡欲赴黎陽竇建德逆往邀擊隻輪無返公之羸卒其數非多北顧西瞻何所憑賴然白馬之津諸軍雲合船車下粟艫艦相尋足食足兵如貔如虎四面攻圍千里援絕地不可入天不可登兵戈一臨何處逃死吉凶二理幸自圖之故遣使指令宣德意

報竇建德書　唐太宗

雲霧不披山河在望企余之歎良用興懷鄭息有違齊楚交絕自遠勞師旅當甚疲敝國家與彼本與仇隙彼

之於我未始猜嫌往者趙魏諸藩皇風乆扇恒衛之地素為我有足下首為寇亂屢來侵奪但以淮安喪師責躬由已公主飄寓歸寧本朝並得保宥危亡負荷大惠親隣之好昭然著明雖則俘若王官前疑作翦左傳同翦我羈馬羈馬既懐坦蕩曾無蔕芥庶此冠盖相望輶軒繼軌引弭兵之義敦方穆之期如何言不由衷翻懐慝怨無名之舉遽發危機背德之蹤遂為戎首吁可怪也良深歎息王世充滔天猾夏自貽伊戚豐毒三川一作自貽伊豐毒被三川

腥聞四國皇情軫慮哀彼黎元推轂授柯申茲弔伐走以不武奉遵朝寄自揚旌河洛結壘伊瀍拯弊除凶屢摧羣醜其餘渠魁危蹙獨保孤城重圍已合自知淪敗苟延朝夕之命空爲衒誘之言其濟惡反善雷同寇逆適所以心同覇楚若非國家膺圖受籙剪暴除凶亦當并吞東夏自稱西伯足下豈不屈膝稽首著在前聞飾智詭詞以分謗亂渝盟背惠職此之由又世充與足下舊稱和好中塗翻覆罕能結誠遣使頻説匈奴結好一作欲

令侵伐冀土外欺内忌唯利是圖居安尚不自存處危何力之有决疑令糧儲整竭帑藏空虚折骸莫支命懸晷刻足下欲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求外費理殊畫餅未見其宜足下前者殉地屠城親至東境孟海公歷時抗禦未即從順頻令告急請我師救見逼求和一作知義所不取是以案兵辭使恩全世允又我國家不遑及逺海公援絶方歸執事假我風雲差無負德縈一作縈下諸州隣近東鄙以足下風牛罕及停戍靡戒農

居安堵未相猜貳所以曹公兵前並追足下乘我無虞之城貪冐尋常之地進無投迹之所退有迷據之色誰為計者良非上筭比者漳滏喪沒既往不追河濟傾淪成事誰咎今乃過相陵侮方深起難所以故到成臯佇承來旨昨者前茅警路候騎啓行乃與足下中途相遇旌麾未列鋒鏑暫交彼之士馬自相騰踐郊勞之儀遂爽犒師之禮未通雖則為彼禍先能無懷愧國家夷兇撥亂唯以匡時濟俗不欲窮民極武專任甲兵故蓄銳

停師冀闕擇善可否之事幸速圖之若不獲命終為怨府雄夫奮其智勇猛士發其餘怒諸軍霧合指日風驅屬櫜鞬於中野縱矢鏑之餘費燎原覆醢雖悔難追必然一作欲繼好息民更敦前好況兵交使往遅覽還音

諫曹仁師出軍書　陳子昂

臣伏見詔書發懐遠軍令郎將曹仁師部集作訊勒以征匈醜臣聞古之天子方建大禮必先振兵釋旅以告成功故漢孝武皇帝將封禪乃徵精卒十萬北巡朔方畧

地而還此蓋遵古先哲王之禮也今神皇陛下應天受籙將欲郊祭天地巡拜河洛建明堂朝萬國斯邁古之盛禮也誠合式遵舊典耀武塞上畢境而還恐恐集作臣猶慮曹仁師未識典禮肆兵長驅窮極砂磧不恤士馬專以務得為利不以全兵為上令朝廷百僚雖有疑者無敢言之臣誠愚昧不識忌諱曾聞事君之道所貴盡心心以為非安可不言臣料仁師到雲内城發兵之日合至九月初到突利城廻兵之日合至十月初胡地隆冬草

枯泉涸南中士馬不耐郊寒計仁師所將之馬從靈州常所發之處却廻到雲内城已行四千餘里雲内城中又先未支度馬既疲瘦經冬無粟以臣愚筭十不存五紫蒙之軍類例相似且仁師此行計遲發速至於應會不甚精備以臣計料恐未成功脱若功未克成士馬先喪盡中土求市卒又難得且自古與匈奴戰非士馬相資不可臣恐馬既虚用致盡賊又竄遠未平但慮後之謀臣悔於今事且古來絶漠多喪士馬非臣抑疑度輒

陳閗昔漢室以衛青出塞是時漢馬三十萬足旋師之

日馬唯餘四萬十四年不得事匈奴蓋由此也臣願陛

下考驗前古收臣愚誠望與三公大臣審更詳議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邊防下

與契苾將軍書一首

與程將軍書一首

諫雅州討先羌書一首

為建安王與安東諸州軍事書一首

為江東節度使破餘姚草賊龔屬捷書一首

祥瑞

醫藥

與寧王憲等書一首

邊防下

與契苾將軍書

王勃

昊天不恤哲人終否畢公逝矣傷如之何敬想情則懿親義惟良執非夫人之為慟其誰為慟乎僕與此公早投交公夷險之際終始如一常思並建忠孝之迹共申家國之讐而負一作有壯志不就古人所悲何圖一旦長訣嗚呼哀哉管仲不存叔牙空在子皮已喪子産何依

興言追昔良增痛悼適得韋四郎書其承大郎雅意知欲以此公碑誌託夫（一作之）下走夫撫令懷昔理寄斯文旌德叙功事屬知己是以子期幽思感叔夜之形言伯喈雄藻（一本作伯雄藻才非）待林宗而無愧下走雖不敏幸託深期此而不為誰當為者但恐位卑先達才非拔萃虛承厚睠不副高聞（聞一作意耳）謹遣舍弟勛往面取進止臨書啜泣慘惶不次

與程將軍書　駱賓王

昨見武郎將備陳將軍之言忌出非常談過其實恭承（集作間）嘉會深用慙惶君侯懷管樂之才當衛霍之任豐功厚利盛德在人送往事居元勳蓋俗智足以崇（集作興）王業道足以濟蒼生尚且屈公侯之尊每（集無每字）申（一作仲）管庫之士若僕者天地中一無用芻狗耳粤自旌責之辰即逢聖明之歷材不應務不能成佐命之功智不適（集作通）時不能包周身之防加以天資木強不能屈節權門道（集作地）陽逢心不能賈名時議常頋為仁由己喪我

於吾見機可以絶機無用之為有用隨時任其舒卷與物同其波流者矣其於木也班垂無所錯集作措其鉤繩其於駕也良樂無所施其銜策不悟聖朝發明欽之詔集作制作君侯緝雍熙之道曲垂提奬廣賜亦作措游談謬集作猥以樗櫟之姿忝預賢良之薦當今鴻都富學麟閣多英非游夏不可以升堂非夔牙不可以擊節儻使片言失德事暴區中匹夫竊議語流天下進乖得賢之舉退貽薄德之譏恐不肖之軀為高明之累耳必能一聃增

價九衢先登燕昭為市駿之資郭隗居禮賢之始則當効駑駘之用飾固陋之心陶鑄堯舜之典謨憲章文武之要道集作道德上以究三才之能事下以通萬物之幽情將使詞翰為行已外篇文章是立身正集作政路耳又何足道哉言而不慙者恃惠子之知我也所恨禁門清切造就無緣官事集作守牽纏程集作風期有限某尚期辭滿儻汎孤舟萬里湮波舉目有江山之恨一作限百齡心事勞生無晷漏集作刻之歎嗟乎流水不窮浮雲自逺霑襟

此别把袂何時特以平生之私忘其貴賤之禮幸勿為過謹不多談

右二篇與將軍書非論邊事也

諫雅州討生羌書　陳子昂

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昧死上言竊（舊唐書作臣）聞道路云云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蜒兵以狥之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怨起

唐書作於怨雅州邊羌自有國唐書集本並作國初巳來未嘗一日為盜今且且唐書集本並作一旦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構矣昔後漢末西京喪敗蓋由此諸羌此一事也且臣聞吐蕃桀黠之虜君長相信而多奸謀自敢抗天誅爾來向二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矢唐書作夫一本作卒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為虓虎之將屠十萬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歸

唐本作返又以李敬玄劉審禮為廊廟之宰唐書作器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澤身為囚虜唐書作身囚虜庭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雷雲然竟不能擒一戎馘一醜至今而關隴為空今乃欲以李處一為將驅饑羸之兵將襲吐蕃臣竊憂之而為此虜所笑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為不兼賓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閒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谷棧

褒斜置道於秦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賨邑滅至今蜀為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三事也臣聞吐蕃羯虜愛蜀之珍富欲盜之久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絶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頓餓狼之喙而不竊食也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鄉導以攻邊是以借寇兵而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事也臣竊覩唐書集本並作觀蜀之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

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身西羌得西羌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又恐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所寳恃險者也人之所安無役者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奸盗在其中矣往來益州長史李崇真將圖此奸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以待之轉餉以備之未

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擒唐書作驗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眞贓錢巳計巨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之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愚臣唐書作臣愚意者不有奸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羌為計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尫劣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為羌夷所橫暴昔辛有見被

髮而祭伊川者以為不出百年此其為戎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為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疎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乃狗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不甚悟者也况當今山東饑關隴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静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

興大役以自生亂臣又流聞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邊人忙（集作惟非）動情有不安今（唐書有又字）復驅此兵投之不測臣聞自古國亡家敗（唐書作亡國破家）未有（集作嘗）不由黷兵今小人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唐書有又字）況獘中夏哉臣聞古之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長享福祿伏願陛下熟計之

為建安王與安東諸州軍事書

前人

月日清邊道行軍大總管建安郡王攸宜致書安東諸州刺史并諸將部校官屬等初春猶寒公等久統兵馬勤國捍邊不至勞弊也其如常以此賊中頻有人出來奥口同辭皆云逆賊李盡滅已死營州饑餓人不聊生諸蕃首領百姓等唯望官軍即擬歸順前後繼至非止一人某先使人向營州昨廻具得父老密狀云賊勢窮蹙去正月上旬有妖星落孫萬斬營中其聲如雷賊黨

離心各已猜貳夭殃如此人事又然平殄兖渠正在今日大軍即已二月上旬六道並入指期尅翦同立大勲請公等訓勵兵馬共為犄角開國封侯其機在此幸各勉力以圖厥功尋當更使人續往先此不具

為江東節度使破餘姚草賊襲勵捷書已見五百六十七卷

代李侍郎與宣武韓司空書

呂　温

某以非才謬當重任事關國計動限軍期撫事知難夙夜憂積蓋以運路擁滯私鹽撓法力非有司所及唯託方鎮至公伏惟司空文武全才勳德茂著朝廷毗倚中外具瞻勤王則知無不為憂國則言皆可復今春過日獲拜旍（集作旌）麾眷私之餘已列（集作及）此事蒙許同志立法叶力徇公對敭之初便具聞奏所以遣裴郎中往申朝旨議立規矩悉令諮託大賢非敢專行鄙見昨得巡按狀報伏承司空德量旁通忠誠感發急公家之病同

職司之憂盐法隄防已行文牒斗門同塞許有商量率先諸侯首賛王度義形九牧忠動三軍意開而逺近承風言發而神明知感況某奉職之分承眷之深受賜懐仁豈同常等銘戴所至無喻下情

上周相公擧書　　杜牧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以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制

伐之法詩大雅維清（維清是頌非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殷王專征之命也）七年五伐畨戰陣刺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鉤援衝壁令之一卒之長不背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公之詩曰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

文王伐崇墉傅于其城以臨車衝鉤援其城文王親自爲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於大雅以美文王之功德手弦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可知兵也竟不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集作于）西

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羌徼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乃集作所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戰騎百不當一是謂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樸樕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

乎牧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歷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折離為三編輙敢獻上以備閲覽少希鑒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拜

祥瑞

為建安王答王尚書書　陳子昂

使至辱書知初出黄龍即擒白鼠凶賊滅兆事乃先知（集作徵）凡百士衆莫不喜躍鼠者坎精穿竊為盜夜遊晝

伏乃是其常今白日投營（集作軀）素質委命賊降之象理必無疑近再有賊中信來親離衆潰期在旦夕尚書宜訓勵士卒秣馬嚴威因此亾亂之機乘其敗亡之勢事同破竹無待前茅坐聽凱歌預用欣慰

賀張徐州得白兔書　韓愈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皎（集作全又作皦）白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田（蜀本作屯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

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纎悉不可圖驗非睿智慱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辨之兎隂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絶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實戎（蜀本作我）國名又附麗（音離）也不在農夫之家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集作附）之喜（喜集作嘉名）焉伏闓閤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畏威崩析（蜀本作折）歸我乎哉其事兆

矣是宜具跡表文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合集作念睹茲㳙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耶一作賀也愈再拜

醫藥

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直書

盧照鄰

幽憂子學道于東龍門山精舍布衣藜羹坚卧於一巖之曲客有過而哀之者青囊中出金花子丹方相遺之

服之病愈視其方丹沙二斤敎楮子則山中可有丹沙則渺然難致昔在關西太白山下一隱士多玄明膏中有丹沙八兩予時居貧不得好上沙但取馬牙顆色微光淨者充用自爾丁府君憂每一號哭涕泗中皆藥氣流出三四年羸卧苦嗽幾至於不免復偶於他方中見一說云丹砂之不精者服之令人多嗽訪知一處有此物甚佳兩必一作別須錢二千文則三十二兩當取六十四千也空山卧疾家業先貧老母年尊兄弟禄薄若待

家辦則委骨於巉嵒之峯矣意者欲以開歲五月𣪍子熟時試合此藥非天下名流貴族王公卿士於仁惻之心達枯骨朽株者孰能濟之哉令力疾賦詩一篇遍呈當代博雅君子雖文不動俗事或傷心儻遇晏嬰脫左驂而見贖如逢孔子分秉粟以相憂則越石原憲不辛苦於當年矣唯當坐禪念室以答深仁若諸君子家有好妙沙能以見及最為第一無者各乞一二兩藥直是庶幾也仲尼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乎未有力不

足者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在坐則參於前在輿則倚於衡古人心可見矣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言能苟行之仁道不遠也朝英貴士博濟而好仁者何必相識故知與不知咸送詩告請無棄勿同掩體骸云爾

寄裴舍人遺衣藥直書

山信一作僕至自都太子舍人裴瑾之太子舍人韋方賢左史范履冰水部員外郎獨孤思莊少府丞舍人內供

奉閤知微符璽郎喬侶並有書問余疾兼致束帛之禮以供東山衣藥之費嗟乎代與道交喪具來尚矣啟揚州與外甥韓康伯別慨然而詠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交順不能自已余以其為人也名過真一作其實然窮達之際則西狩獲麟所不能逸疑作免斯亦古君子之大悲也自鄗而下曷足譏焉余家咸亨中良賤百口自丁家難私門弟妹凋喪七八年間貨用都盡余不幸遇斯疾母兄哀憐破產以供醫藥屬多穀不登家道

屢困兄弟薄遊近縣創巨未平雖每分多見憂然亦莫能取給海內相識亦時致湯藥恩亦多矣晚更驚信佛法於山下間營建所費尤廣本欲息貪寡欲緣此更使貪心萌生每得一物輒歡喜更恨不足嗚呼道惡在而奔競之若茲雖觀苦空無常而此業已就不可中廢祈（一作所）獲福慶思與士君子共之

與寧王憲等書　玄宗皇帝（開元中）

昔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峻（舊唐書作高）高高（舊書作高處）殊無

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體（舊唐書作輕）生羽翼朕每思（新唐書作言）服藥而求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性之羽翼乎陳思有超代之才堪佐經國（舊唐書作綸）之務絕其朝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之奪豈神丸之効也虞舜之聖捨象傲之愆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為帝王之軌則于今數千載天下歸善焉朕未嘗不廢寢忘食興（舊唐書作歟新唐書作慕）歎者也頃因餘暇妙選僊經得此神方古老

云服之必驗新唐書作餌之必壽今分此藥願與凡弟等新唐書作共之同享舊唐書作保長齡永無限極新唐書作偕至長齡永永永無限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四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勸諭上

與侯景書　高　澄（即齊文襄王）

蓋聞位為大寶守之未易責成（一作仁誠）任重終之實難或殺身成名或去食存信比性命於鴻毛方義節（一作節義等）

於熊掌夫然者舉不違一作失德動無過事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依偏所眷屬縫綣襟一作矜期綢繆素分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司徒自少及長從微至著共相成立一作生生非無恩一作非無恩德既爵冠通侯位標上等門容駟馬食一作室饗萬鍾財利潤於鄉黨榮華被於親戚意氣相傾人倫所重感於知已義在不忘一作忘軀眷為國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壺飧者便致扶輪之効若然尚不能已况其重於此乎幸以故

舊之節一作義欲存一作持子孫相托方爲晉秦之匹共成劉范之親假使日往月來時移世易門無强廕家有幼孤猶應加璧不遺分宅相濟無忘先德以恤後人況聞負杖行歌便已狼顧反一作犬噬於名無所成於義無所取不蹈忠臣之迹自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强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爲累卵之危西求救於黑秦南請援於蕭主一作氏以狐疑之心爲首鼠之事入秦則秦人不容歸吳則吳人不信當今所觀一作相視未見其可不

知終久持此安歸相推本心必不應爾當時不逞之人曲為異端之説遂懐狐鼠一作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感此一作比來舉止英華作正非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合門大小並在一作付司寇意謂李氏未滅猶言少卿可反孤子無狀招禍于天酷罰不能死亡苟存晷漏追慕永遠五内崩裂但禮猶權奪志在忘思私効力命卒成功業前一作近者聊命偏師前驅致討南兖揚州應時尅復即欲乘機長驅懸瓠屬以炎暑欲為後圖且命旋軍待

時更舉令寒颷向折白露將團方憑國威一作靈恭行天罰器械精新士馬強盛內外感恩一作靈上下戮力一作齊心三令五申可蹈湯火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螢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為福寧使人負我一作我負不使我負人一作人負我當開從善之門使一作決有改迷之路令誠刷英華作制非心蕩意除嫌去惡想猶致疑未便見信若能卷甲來朝韔弓一作垂櫜還闕者當相授豫州刺史以終身世四字一作即使終君之世所部文武並一作更不

追攝進得保其祿位退則不喪功名冀有知幾之心當為可信之事今王思政韋法寶等孤軍偏將遠來深入然其性命在君股掌若欲剌之想有餘力若能擒剪肆諸市朝即加寵授永保疆埸君門眷屬可以無恙寵妻愛子亦相送還仍為通家共一作卒成親好所不食言有如皎日今遣行人路程可度此月十日應至彼間足得還返若能悔過不忘本朝宜遣腹心之使自來向此面取委曲使相知信如其遲疑未使分決使來賒緩不赴

期會國有常刑以明君法令令一作君既不能東封函谷南面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得地不能自守聚衆不以爲強空使身有背叛之名家爲惡逆之黨兄弟子姪首足異處一作門垂髮戴白同就塗炭聞者相爲酸鼻見者相爲寒心覆宗絕嗣自貽伊慼戴天履地之心能無愧乎疑脫成敗二字禍福決之此使善惡向背相任所從脫出自思致延後悔駟馬不追噬臍何及孤子今日不應乃一作方遣此書但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歸西英華作惡之心深

有追悔之意聞西兵將至遣遵道向崤中參其多少少則與其同力多則更為之備又云房長史在彼之日司徒嘗欲將（一作遣）書啓將改過自新求効邊畔已差李龍仁等垂欲發遣聞房已還（一作達）遂復停廢（一作發）未知遵道此言為實為虛但既有所聞不容不相盡告吉凶之理想自圖之

一作皆梁書侯景傳

諫陳寶書　虞寄

東山居士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離流世南史作難盖避唐世氏諱並易以他字後同故漂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相感何日忘之而寄沉痾彌留惛隂將盡常恐卒填溝壑涓塵莫効陳書南史並作報是以敢布腹心冐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審陳書南史並作察之之則瞑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文武

兼資英威不世南史作動俗　性因多難仗劒興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民南史作人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帝肇基草昧初濟艱難于時天下沸騰民南史作人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横擊海内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洞微之監屢陳書南史無此字　折從衡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筭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羣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

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畧推赤心於物者也屢申文詔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説翻然陳書作遽生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為將軍惜之寄雖疾侵耄及言無足采千慮一得請陳愚管陳書南史作筭願將軍少戢雷霆賖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説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自天猒梁德多難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龍戰虎爭竊號假名鋭精持鋒不可勝紀人

人自以為得之然夷凶剪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歸（陳書南史作在）惟天所在當璧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網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雄長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廷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

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勲高竇融寵過吴芮折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棄瑕忘過寛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敘擢至如余孝頃陳書南史作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頠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牙爪胷中豁然曾無纖芥況將軍舋非張繡罪異盧陳書南史作畢諶當何處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隣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可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劉將

軍狼顧（南史作狽）一隅亟經摧衂聱齖魄（陳書南史作賫齖）喪膽氣
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親信
（二字南史作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
被堅執鋭驅馬深入蟄（陳書南史作摯）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
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勢孰如侯景
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
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南史作人）皆厭亂其
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

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沒陳書南史作覆相尋餘善右渠英華作餘黨渠魁非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下陳書南史作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

謀張陳井陘之勢陳書南史作事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闘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為心修扞匹夫之力衆寡不敵將率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移一作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吴楚晉室頴顒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家圖國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為將軍計者豈陳書南史作莫若不遠而復絶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

之盟朕不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鑒未形智者不再計英華作計始非此成敗之效將軍勿疑吉凶之機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脩藩服北面稱臣者乎陳書南史無此二字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敝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綿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其甘陳書南史作甘之如薺

與徐僕射書　　尹義尚

義尚白漳濱江涘眇若天涯去鴈歸鴻雲飛難寄瞻言鄉國泣珠淚而盈懷寤寐德音仰煙霞而疾首既而暑往寒來愁雲滿塞河冰自結非由漢后之軍草一作苦露恒嚴寧假公超之術霜飄虎渠一作踞距知朔野之寒雪霰龍岑徒憶清江之煖眷言疇昔邈矣遐哉係仰清顔顧常豐勝雍容廊廟時宣匡奉之風偃息康莊無廢怡神之道義尚望國窮魂縈憂積歲雖其未殞豈曰生年

日者謬忝後車一作陣非陪遊上國曾觀禮樂見季子之知音經奉侍言嗟鄭僑之愽物如軍書愈疾之製碑文妙絶之詞猶貴紙於鄴中尚傳聲於許下逮乎百六之年仍離再三之酷吉凶禮數綿歷歲時嘗膽茹辛備同艱險每冀穹蒼有感大國矜憫以禮言歸馭驛俱反何期毳毛湮淪隧灑漳濵之水逸翮摩霄輕託蓬萊之頂信知有幸無幸見生死之殊倫才與不才驗沉浮之異趣昔秦歸趙璧還得連城晉失楚材直亡其寶自國祚中

絶行李不通等避世於桃源同畱寓于仙嶺每瞻牛侯馬想金陵之聖人今覩皇華知有熊之建國賔亮仕舜猶是八才緯武經文方儔四貴幸甚幸甚昔楊朱岐路悲始末之長離蘇武河梁歎平生之永别雖復音塵可嗣終隅風雲夢想時通無因覿止依依望楚寸隂有待百年將半輕生若是命也如何今車書同軌行李相繼猥荷文移通賜論及輶軒既以復命義尚未被哀矜竊以晉楚釋囚共成親好今乃拘彼來一作求此不亦難乎

夫以匹夫投分猶須坦蕩況兩國二君那宜細計彼若才如廉樂猶恐不習禁兵苟非其人留之何益然三戰三敗卒成強伯之功七縱七擒終仗天威之力由此言之彼此如耳徐元直西蜀之謀士關雲長劉氏之驍將須歸即遣知叛弗追今之與古何其異趣且二國叶和長江共有如首如尾可以同規或貳或猜豈名唇齒是以隔河分敵君子知其不終褁甲尋盟春秋貶其行詐伏承聖上欽明英賢佐輔方知鮮綱之氣用表無偏之

化若彼之俘虜猶且蒙歸此之南冠何辭不遣如其苟相猜貳信不由衷雖篤親隣義尚何罪不任辛酸之念輕陳萬一之情伏願仁人少存疇昔承閑之便希復開言昔張子餘年誠稱吳王之賜微躬邁影實仰含弘之澤載筆漣洏罔知所運

報尹義尚書　徐陵

别離二國雲雨十年日懸河陽追銅爵而無遠神遊漳水與金鳳而俱飛北使還辱去冬十月十一日告忽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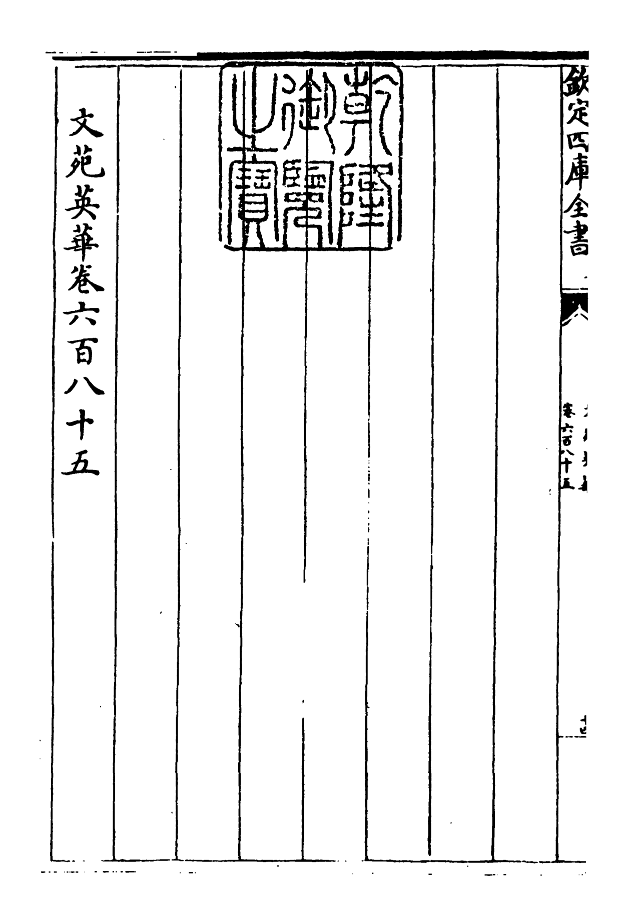
年（一無年字）言叙循還巧製欣慰良深河朔年芳雖當淹晚白溝浼浼春流已清氣陌依依長楊稍合體中何如豈無鄉思弟居（一無此字）三秦世冑六輔良家文武兼能志懷開遠谷永之筆無慙古人蓋延之功高視前彥而淹留趙魏亟歷寒暄企（一作延）望鄉關理多悲切聖朝欽明纂歷大拯生民戮巨海之奔鯨殲中原之封豕晉君之說長安遠於日邊楊雄有言交州在於天際則輸賝王府屈膝闕門川洞酋豪強梁濱海神兵一（一作所）指率土咸

康方當偃伯於靈臺韜戈于武庫變大風於五禮驅蒸民於昌辰物色英聲搜揚俊傑投竿負帣馳步蒼龍巖穴丘園爭趨金馬而弟留河北義等周邠懷此殊才實可傷嗟吾崦嵫既暮容鬢皤然風氣彌留砭藥無補追惟疇昔共備行人室家安危賓禮升降懸壺代哭俱歷春冬移館于箕同茲辛苦鳴蜩抱樹亟見藏冰歸鴈銜蘆多經寒食靖言念此如何可忘握翫來書彌其承臉夫以擁腫之木得免因於不才觳觫之牛自保由其無

用以余鄙陋未友龔生惟歎吾賢不同遴瑗耳若推潸拯溺每切皇遺疑翮鱗見機覽一無此字所以降咫尺之書馳輶軒之使心期與國必遂還途寧謂親隣更成難請言尋雅告所及繆因便訪鴻臚韋無淹使鬪諸司寇或有邉俘前歲中流是維同惡燕禽一作旗望闕冀馬臨江裁頓雲羅自投天網京觀之塚宜彰武功周醜之門方申明罰而聖朝好生惡殺收雷寢電兵車所獲雖同長萬之來思澤從容無異葡萄之禮方之於弟況擬非倫

伊昔梁朝共奉嘉聘張絃大帛處彼高閑庭奏歌鍾座延僑肹肸賓容之致一作敘方於阼階田獵之禽同於君膳正以鄉門阻亂致爾拘留家國隆平義應旋反况復韓宣屢至宰孔頻還翻爾遲廻闕之隣睦弟遂鍾儀之操對此皇華高后左傳作厚之詩一何非類關徐庶樂之况三戰七擒之言此日借子之矛攻子之室彼之使客猶尚不還此於齊都豪門貴戚周行匪例事義相懸豈與太弟同年而語吾本自凡流以復衰老稍近東岱不奢擬

擊壤之年唯欣堯俗若耶之復疑長保安卧時思之疑不棄忝亞宗卿非得侵官天㡾但當令芃芃在詠濟濟盈朝才冠卿雲智同荀郭文辭富於江海高論洎於雲霄趨走丹墀之閒侍奉清規之內弟來款言至欲附祈闕聯類非宜更其多惑若使良有闕猶希贈鯉之書郵驛方通復行飛鶴之信執筆潛然不知何向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六至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黄奕逵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勸諭下

為蜀道安撫壽光公王李卿與王仁壽書一首

為崔僕射與朱泚書一首

諭江陵耆老書一首

與陳徵君書一首

宗親上

為蜀道安撫壽光公王季卿與王仁壽書

陳子良

大唐相國録事叅軍正議大夫壽光縣開國公王季卿頓首頓首致書隋李將軍王仁壽足下夫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能轉禍為福改敗成功斯乃非常之人能立非常之事信乎此説實有由焉比以隋政失馭王上昏狂或東討句麗填屍滿海或西征且末暴骨成山法令滋章賦役殷重金玉

窮於玩服民力盡於池臺饑饉於是荐臻盜賊為之蜂起四海鼎沸天下嗷然生民塗炭萬無一在此固將軍之所知也豈待繁述哉固知長惡不悛禍盈必滅否終則泰理數皎然當今相王啓聖應天順民龍飛受圖神武作宰撥亂反正大拯黎元四海於是來蘇九服所以歘附如珪如璋之士踵武雲屯如熊如羆之臣排肩霧合伊吕之儔也韓彭之徒歟莫不咸騁藝能同申智勇共為表裏造我國家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濟濟巍巍無

能名也將軍外氏宋國公昔在隋朝功深佐命膂併衛霍道亞蕭曹本以無辜枉被誅戮悲慼行路痛結於天而況渭陽之情切於恒品相王志存追遠愍彼寃魂乃贈光禄大夫揚州總管宋國公可謂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一作盧以古謂今足為連類其子懷廓今任光禄大夫相府禮曹參軍次子渠師相府賓曹參軍為王爪牙早樹勲績已雪寃耻彌暢昊天將軍甥也聞之豈不欣慼但季卿之與將軍忝是宗友義同昆弟結髮投分

彈冠比肩俱侍龍樓預陪鶴籥屬時君道喪天下崩淪衆叛親離莫有固志欲効嵇紹之忠殞身無益空彰袁安之歎流涕何言時事已闌智愚同見令承將軍擁兵雲夢建旆荆門水淹既多疫癘愈甚人無半菽師老則離何不以順天時早圖富貴爰牽所部歸我霸朝享榮禄於子孫書功名于竹帛趨履南宫之上徐輪北闕之下鳴鍾列鼎珮玉拖金豈不懋歟豈不盛歟時者難值而易失機者在速而不遲成敗須臾實由反掌但季卿

仰與疇昔交情不踈輒託雲禽遠披尺素一作心睠心睠目擊一作目擊之事請不遲疑願保垂堂自求多福季夏炎盛體力何如願恒勝納遠總戎旅不乃勞神季卿疾弊承乏使蜀尋望入朝冀即來儀諮覿在近無任傾仰謹奉尺書投筆潸然此不多具

為崔僕射與朱泚書　　于邵

某月日某官某乙謹奏記相公門下羌戎之患蓋三代矣秦漢以還怨詐更作詳諸舊史抑有前聞今則乘我

閭孁于玆二紀亂華諆夏腥聞于天貪惏無厭暴殄斯
極侵軼我湯沐震驚我兆人十月之初中官驛至密奉
宸翰遠使臨邊拜受遂行赴敵宜速西山之役尋已加
兵將赴急宣不遑啓處所以晝分忘食夕惕懐冰關山
阻隔信使頻絶北望雲闕南馳夢䰟近者日有京信方
表朝廷清晏雖寇猶外姦而人疑脱無字內驚然則回中未
静鄜役仍勤相公維嶽降靈求巖作輔不學古法知機
其神是以聖聰寄揚我武既奉鑿門之禮具稟至天之

誠折首摧鋒計日我捷詩云赫赫南仲玁狁于襄不其盛歟伏以令公勲庸冠世焯見于天受三（一作一非）朝將相之托有萬人父母之愛方謝安之體大知鄧禹之道弘相公特稟廟謨龔行天討分邠寧拔距之衆兼漁陽賈勇之軍偶俱無猜上讓下競用奬王室作為人綱一舉而大義全楚勞而殊功倍以此衆戰何戰不尅以此滅戎何戎不盡其（疑作其）遠承惠顧委分知歸感遇因時若此之甚延首北嚮一心如丹謹遣某官某乙奉記陳不

宣其乙頓首再拜

諭江陵耆老書

劉蛻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為之廟世饗其讐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為不然楚人之性剽（集作慓）悍世（文粹作大）能復其仇讐其後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忘干戈況其人之性能忘胥之能破其國家而事之乎且今（疑作令）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祝（文粹作祀）其廟

者將祈年穀而獲凶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辱其餼而虛文粹作唐非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集作祀下同而不祀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强有其餼而尋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殺其父兄則胥自為無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讐乎吾以為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寖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為饗人之食而江陵何

為事讐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愧耳

與陳集作移元徵君書　皮日休

徵君足下行奇操異集作岐捨明天子賢宰相退隱於陵陽踞見青山傲視白雲得喪不可揺其心榮辱不能動其志桎拳冠冕泥滓禄位甚善甚善苟與足下同道者必汲汲自退名惟恐聞行惟恐顯老死為山谷人矣或名欲遺千世集作載利欲及當今者聞足下之道可以不

進其說耶曰休聞古之聖賢無不欲有意於民也苟或退者是時弊不可正主惛不可曉進則禍退則安斯或隱矣有是者世不可知其名俗不能得其集有教字尚懼來世聖人責乎無意於民故也此之謂道隱其次者行不端於己名不聞於人欲乎仕則懼禍欲乎退則思進必為怪行以動俗詭言以矯物上則邀天子再三之命下則取諸侯慇勤之禮甚有百世之風次有當時之譽此之謂名隱其或集作次者行有過僻志有深傲飾身不由

乎禮樂行已不在乎是非入其室者唯清風昇其牖者惟明月木石然麋鹿然斯道家之用以全彼生此之謂性隱然而道隱者賢人也名隱者小人也性隱者野人也有夫堯舜救世禹湯拯亂之心者視道隱之人由夫樵蘇之民耳況名與性哉今天下雖無事河湟有黠虜之患嶺徼有逋蠻之虞主上焦心灼思晏詢夜謀宰相戰慄於巖廊百執奔走於朝右然尚未復貞觀開元之大治有致君於唐虞躋民於仁壽者其人則鮮其求則

勤玄纁之聘屢降於山林少微之星但明於霄漢此真足下之所高視也嗚呼斯時也山林之間宜倒衣以接禮重趼以應命赴明天子千年之運成大丈夫萬世之業勲名於鍾鼎德著於竹帛集作油素可不盛哉夫主上知足下之道久矣加以郡守薦之辟相譽之雖錫命屢頒而高風轉固接物日簡入山益深且足下將為道隱乎則道隱者世不可知其名俗不能得其尚足下之名尚矣丹青於世矣豈為集作謂道隱哉將為名隱乎則名隱

者為忤行以動俗詠言以矯物足下之道伸之而伊蘷屈之而夷齊豈為集作謂名隱哉將為性隱乎則性隱者飾身不由乎禮樂行已不在乎是非足下頃薦名於有司徒集無此字容位於佚伯豈為性隱乎然三隱者足下皆出其表復何為而高卧哉如終卧陵陽而不起是廢乎古人之道者也仲尼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也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夫前二者聖人之所不為足

下之學楊墨乎申韓乎何其悖於道也於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惟（集無此字）舜不為高蹈也舜不為真隱也足下其亦有意乎如納僕之言翻然而起醒然而用朝廷必處足下於大諫次用足下於宰輔其在大諫也以直氣吹日月之翳以正道立天下之根先黜陟於朝廷次按察於侯國其在宰相也外以道寧四夷內以法提百揆俾天地反妖為瑞使陰陽易愆為穰然後以玄苑樂浪為持節之州崑崙崦嵫作駐蹕之地又不知房杜姚宋

何人也果是道也集作果行是道𨝏南山之竹不足以書足下之功窮百谷之波不足以注足下之善以足下之風可以叶集作知僕之志以僕之道可以發足下之文故不遠千里授書於御者用以吐僕臆中之竒貯也僕之取捨自有方寸與時無望於足下發凾之後但起無疑不宣日休再拜

宗親上

代梁貞陽侯與荀昂兄弟書

徐陵

張佛奴至未枉還告但以勞悒夫與亡繼絶往帝之通規分災卹患聖王之恒典自敦麗既散詐偽萌生時託親隣信有澆慝大齊道冠三皇風高九代仁信之本關於至誠言與之昰由於孝德孤諺蒙殊奬還嗣本朝勅諭分明言誓殊重若使邦家克定境内無虞凡廣陵歷陽皆許見還白水黄河屢奉然諾爇章禮數莫不優華斯乃不世之殊恩寧是悠一作循常之恒事王太尉勲踰

呂望德冠伊衡凡厥英謀筭靡遺筞豈容當滔天之巨寇違大國之隆恩計彼賢明必當不爾御維凡及弟莫非雄才江外風塵不染兊寇賈氏三虎豈獨貴於前脩荀家八龍信服在於今日近者州司不道或致流言朝聽矜明已如前及想謀元宰善保良圖闕南道主人以相付也見所答東海徐湛書粗具來意昔桓憑莒衆文用秦政疑作攻是假隣國之威以備非常之變若使江東宰匠具領齊恩時命封疆遠相迎接故當攜諸舊隸率

我賔遊朝服簪纓直拜園寢梁人望國自合水而浮舟齊師言歸指滄江而廻旆如其彼相未悟良機將恐戎麾遂踐京邑若其求成取敗豈謂和風龍馬雲旗差不相涉一二復令張佛奴口具相見在近此不多及蕭淵明疏

在北齊與宗室書

陵白臨淮負海是謂徐州顓頊高陽世有明德自興王啓霸無勞委劍之鋒開國承家實饗彤弓之賜其後金

柯玉葉霞振雲從者舊通人茂才多士一作耆舊先賢通人多士或以天下之貴負石自沉王命之尊拂衣高蹈或熊衣雉製青組朱旗儒鹹江東文高河北或復分齊處魯移魏居燕瓜瓞雖遥芳枝無遠昔有王如王莽無關控鴿之宗劉曜劉淵彌非偃龍之族又有朱家别録邾子之苗何氏殊源韓侯之胄三烏五鹿時事無恒東郭西門遷訛非一吾宗雖廣未有駢枝咸自駒王同分才子正以金銜委御玉斗宵亡胡賊憑陵中原傾覆我則供犧牲

於東國載（一作奉）王祏於南都二百餘年家于楊越此則盧諶不去裴寧仍晉高官燕秦遲廻鄉壤山河有隔叙覲無緣望冀馬而增勞瞻賓鴻而永嘆昔竇公累世光武稱其外家許都遥遠靈王思其舊宅其言雖大可以喻小况在宗親寧無停眷比（一有同字）月應雩龍星移啟鳥天明和煦體中何如願百年之老興居多福萬石之君寒暑清豫其外族忠孝比屋連甍信義勇於干戈詩書甘於酒醴或有漁獵三史紛綸五經都講開贊詩生負

怏邦君佇德寧無掛榻之恩一作思州將欽風應有題車之命南陽坐嘯寄以共治東海行歌資其主疑作匡弼梁竦不好徒為大言鄧禹平生唯望如此若栖遲偃仰因事丘中桃果三名栗園千樹執竿而釣徵聘不來負耒而耕公侯靡屈何其高也盖復休哉如脫推延或遲並問吾階緣人之叨遂皇華王事無淹公禮將畢既而揚都蕩覆方離獫狁之災越界風塵復蹈一作無復輶軒之禮屏居空館多歷歲時疊犯靈祇招延禍罰號慕無窮肝

膽劄殞煩寃胸臆不自堪居無心柰何無狀柰何自徘

徊河朔亟積寒暄風恚彌留半體枯廢折臂為公雖非

羊祜跛足而使無慙郤克固以形如槁木心若死灰匍

匐苦廬繞有蒐氣夫迷山之客遲遥響於巖崖窮海之

賓望孤煙於洲嶼況乃宗均魯衛地匪燕吳車騎相望

舟艫朝夕三條不遠五達非難信乃濶然遂不蒙問昔

桃花之峽長避秦㬊芝草之山遥然滄海猶復漁船可

入何況平途不兼旬月勞懷既積輙命行人延望之間

遲枉歸翰儻二三兄弟能敦昭穆之詩求我漳濱幸問劉禎之疾陽春改節並念將宜扶力為書多不詮次陵白

答周主論和親書

使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治司城使主杜子暉忠軍山遂伯使副鮑宏等至省告具懷夫聖（一作樹）君明辟司御兆民則天象地佇育黔首故張擴以往拭玉而來同在蒼生恢宏文武雖毀戈鑄戟未擬上

皇散馬休牛載懷偃伯非期與睦忽奐和風奚用殲師信由天討追尋曩好歎想兼懷言覩今書甫承家難知以冢卿執政擅同淵藪令尹當朝妄專征伐無君之謫俾墜其師無將之誅已從司寇刑名既肅國步還康希篤親隣敬開衷欵若二境交歡俱饗多福八荒期又良副所懷今遣具位某甲等使不復多述陳某頓首

論妓妾改嫁書　　李諤

臣聞慎終追遠一作追遠慎終民一作人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

為孝如聞朝一作大臣之內有父祖之歿日月未遠一作久子孫無賴便分一作引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屨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襬縗絰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顯平生交舊情若弟兄聞其亡歿沓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聘以得為限無廉恥之心棄朋友之義且居家治理一作理務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

務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

一作皆北史本傳

上吏部裴侍郎書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文粹有再字拜書吏部侍郎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文粹作理義在存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詞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古文粹無此字書見高堂九仞曾輿有集作參負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起文粹作有南遊之

歎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霑衣何者情蓄自(集作於)表事符則感形潛於内迹應斯通是用布腹心披(文粹作瀝)肝膽(集作是布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悃欵之誠惟君侯察馬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干時高談王霸衒材揚已歷抵(文粹作詆)公卿不汲汲於策(集作榮)名不戚戚於卑位葢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埀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則多慙阮瑀入幕則高謝郗

趙昔聞二字文粹作夫集無聞字聶政荆軻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佚無求集作知於下官見接以國士正當陪麾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答文粹作報施所以逡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久集本文粹並作常嬰羸恙藜糗集作藋無甘旨之膳松檟闕遷措之資撫躬存集作在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崩心之痛罔極若

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況屬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已（文粹作至）三年而凶服之制行（集作將）終哀痛（集作疼）之情未滅興言永慕攀目增酸（文粹作傷）夫怨於心（文粹作衷）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亂（文粹作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為非晉君待之愈（文粹作逾）厚此二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乘之處（集作文）甘匹夫之辱也蓋有

不得已者哉至集作人文粹作儻有乾沒為心脂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公集作王以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為文粹集本並作以自効則君使何以處之而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既集本文粹並無此字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況文粹無此字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愴集作迷入塞之魂母切倚門之望既文粹作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背而使文粹作更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

幾君佚情深錫類道恊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犬馬之微願效烏鳥集作假之私情寛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賔王死罪再拜

與情親書

風壌一殊山河萬里或平生未展或暌索累年存沒寂寥吉凶阻絶無由㑹聚集作聚濺每積凄涼近縁之官左一作佐任海曲便還故里真敘宗盟徒有所懐未畢斯願不意遠勞折簡辱逮漂淪雖未敘言蹔如披面晚夏炎欝

並想履宜賔王疾恚忽無況耳集無此六字初至鄉閭言尋親故集作舊友耆年者化為異物少壯者咸為老翁山川不改舊時丘隴多為陳迹感今懷古撫存悼亡不覺涕之無從也詢問子姪彼亦凋零永言傷情增以悲慟雖死生之分同盡此途而存亡之情豈能無恨終朝展接以申淵懷取此月二十日棲桐成禮事過之後始可得行祇叙尚賒傾系何極各願珍惕還集作遂無所詮

與執政書

張說集無

謭拙於慎身往年遷流嶺外亡親愁懼痼疾增加比蒙生還曾未數歲家口在洛身徒入京及丁凶苦不獲侍側比於他人情實不等在禮君親同貫事君無負事親有負不能殺身以自咎責乞過祥禫報國非遲三度表請不蒙矜遂當是文墨不盡(一作宣)苦心投公執事乞為一言聞達不敢守禮抗請直是私情乞(一作先)恩若以此情可矜猶冀聖人萬一哀憫若將違越甘心待罪謹狀

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六